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Sherlock Holmes

VIII

*The Case-Book of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 新探案

(英)阿瑟·柯南·道尔 / 著
谷雨天 / 译

全新翻译，原创插图
经典珍藏

最经典、最权威、最受读者推崇，
绝对不能错过的侦探小说。

100多年来被译成57种文字，
风靡全世界，
并被翻拍成众多版本的电影、
电视剧等。

吉林大学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Sherlock Holmes

VIII

*The Case-Book of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 新探案

(英)阿瑟·柯南·道尔/著
谷雨天/译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新探案 / (英) 柯南·道尔著; 谷雨天译.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677-2874-5

I. ①福… II. ①柯… ②谷…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4582号

书 名	福尔摩斯新探案
著 者	(英) 柯南·道尔
译 者	谷雨天
责任编辑	魏丹丹
责任校对	魏丹丹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长春市明德路501号(130021) 0431-89580026/28/29 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印 刷	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8.5 字数 24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677-2874-5
定 价	17.00元

目 录

CONTENTS

- 序言/1
显贵的主顾/4
皮肤变白的军人/35
王冠宝石案/58
三角墙山庄/79
吸血鬼/100
三个同姓人/120
雷神桥之谜/140
爬行人/169
狮鬃毛/192
戴面纱的房客/214
肖斯科姆别墅/228
退休的颜料商/248

序言

有些流行男高音歌手已经风光不再了,但面对如痴如醉的观众,仍然依依不舍,频频鞠躬致谢,举行告别演出。我担心,夏洛克·福尔摩斯也会成为那种人。这种情况必须终结,无论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虚构想象的,福尔摩斯都必须寿终正寝了。人们喜爱想象着,有那么一个为了虚构出的人物而存在的奇特怪异的阴间,有那么一个不可思议、子虚乌有的地方。在那儿,菲尔丁^①笔下的花花公子仍然可以向理查逊^②笔下的美女佳丽殷勤求爱,司各特^③笔下的英雄豪杰仍然可以昂首挺胸,狄更斯^④笔下兴致勃勃的地道伦敦人仍然可以调侃嬉笑,而萨克雷^⑤笔

① 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年),英国小说家、剧作家,曾写过政治讽刺喜剧,遭禁演,所写小说讽刺当时的社会及政治制度,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有《弃儿汤姆·琼斯》《约瑟夫·安德鲁斯》等。

② 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年),英国小说家,其书信体小说《帕米拉》《克拉丽莎》等对18世纪西欧文学有深远影响,《帕米拉》被誉为英国第一部小说。

③ 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年),英国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历史小说首创者,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主要作品有长诗《玛密恩》《湖上夫人》和历史小说《威弗利》《艾凡赫》等。

④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现实主义小说大师,所写小说反映并鞭挞英国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重要作品有《匹克维克外传》《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等。

⑤ 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1863年),英国小说家,作品多讽刺上层社会,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名利场》等。

下的俗人市侩则仍然可以我行我素,为非作歹。说不定,在如此一座神殿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夏洛克和华生或许可以暂时寻找到一席之地,而他们先前活动着的舞台则被某个更加精明睿智的侦探领着一个更加缺少心眼的助手来占据。

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已经经久不衰了——尽管这么说可能夸张了一点儿。如果年迈体衰的老绅士们来到我的跟前,声称说,他们在童年时代就是读着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成长的,那他们会失望,因为我不可能像他们期待的那样做出反应。对于自己个人的生辰岁月,谁也不至于迫不及待让人如此这般不厚道地摆弄着。作为一个铁的事实,福尔摩斯是在《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中暂露头角的,那是两部小书,出版于1887年至1889年之间。1891年,《波西米亚丑闻》发表在《海滨杂志》上,这是随后一系列短篇故事的开篇。读者公众似乎表示赞赏,希望有更多故事问世,于是从那以后,也就是三十九年前,陆陆续续地创作出了五十六篇故事。以《福尔摩斯探案集》《福尔摩斯回忆录》《福尔摩斯归来》和《福尔摩斯鞠躬谢幕》为书名结集出版。其余的十二篇是近些年间创作的,以《福尔摩斯探案续集》为书名出版。福尔摩斯的侦探生涯始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阶段的中叶,一直持续到了昙花一现的爱德华^①执政期。所以,即便在上述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他仍然设法守住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地。这样一来,我们确实应该说,那些年轻时代最初阅读福尔摩斯侦探案的人在有生之年又看到了他们的成年子女们从同一份杂志上阅读同样的侦探故事。这是彰显不列颠读者公众耐性与忠诚的卓越范例。

我完成了《福尔摩斯回忆录》的写作之后,便完全下定了决心,决定

^① 此处指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 1841—1910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国王(1901—1910年),维多利亚女王之子,讲究穿着,性喜交际,到欧洲各国旅游,促进相互了解,改善了英法关系。

结束福尔摩斯的生命,因为我感觉到,自己在文学上的精力不应该过于只朝向某一个方向。在我的想象力当中,这样一张苍白暗淡、轮廓清晰的脸庞和这样一具四肢柔软灵便的躯体正占据着不恰当的份额。于是我采取了行动,让他寿终正寝,但所幸没有验尸官来检查他的遗体,于是,在经历了很长时间之后,我并没有费多少周折,便能够满足读者大众的要求,把自己轻率鲁莽的行为给圆了过去。我对此从来就没有后悔过,因为现实当中,我并不觉得,自己在写作这些轻松消遣的故事时有碍于自己探究诸如历史、诗歌、历史小说、心理学和戏剧等多个领域,也没有发现自己在这些领域中力不从心。如果福尔摩斯压根儿就不曾存在过,我也不见得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尽管他的存在,对于世人认同我的严肃文学的创作有些许妨碍。

因此,读者诸君,还是和夏洛克·福尔摩斯告别吧!我感谢诸位对我一如既往的厚爱,但愿我对读者诸君有所回报,令大家消愁解闷,排忧提神,因为如此境界只有在有如仙境的小说中存在。

阿瑟·柯南·道尔

显贵的主顾

“现在没有什么妨碍了。”十年当中，我第十次请求夏洛克·福尔摩斯允许公开以下这段故事。这时候，他用这句话回答了我。所以说，我终于得到了许可，把从某种意义上说属于我朋友侦探生涯中至关重要的瞬间公之于世。

我和福尔摩斯两个人都酷爱洗土耳其浴。干蒸室雾气缭绕，令人舒心悦意，懒散放松。在这样一种氛围当中，我发现福尔摩斯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更加能言善谈，更加富有人情味。在诺森伯兰大街浴室的楼上，有个偏僻寂静的角落，那儿并排放着两张躺椅。1902年9月3日，我们躺在躺椅上，我的故事就从那一天开始叙述。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事情。为了回答我的提问，他从裹着自己的被单里伸出一条瘦长而刚劲的胳膊，从挂在他身边的外衣口袋里掏出了一个信封。

“这可能是个无事瞎忙、妄自尊大的蠢蛋，可能是件生死攸关的大事，”福尔摩斯说着，一面把信件递给我，“除了这信上告诉我的情况，别的我一概不知。”

信是头天傍晚从卡尔顿俱乐部寄来的，内容如下：

詹姆斯·达默雷爵士问候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并拟

于明日下午四时三十分登门拜见他。因有棘手而又重要的事情请教福尔摩斯先生，所以相信，先生定会首肯，并敬请致电卡尔顿俱乐部予以确认为盼。

“不用说，我已经确认了这事，华生，”我把信递还时，福尔摩斯说，“你了解达默雷这个人吗？”

“只知道此人的名字在社交界尽人皆知。”

“行啊，我可以再告诉你一点情况，他以善于处理那些不宜见诸报章的问题而闻名遐迩。你可能还记得，针对哈默福特遗嘱案件，他曾多次同乔治·刘易斯爵士展开谈判，是个见多识广的人，天生搞外交的料。因此，我可以肯定，这一次不是没有依据，他确实需要我们助上一臂之力”

“需要我们？”

“对啊，如果你肯帮这个忙的话，华生。”

“我不胜荣幸啊！”

“那你就记住时间——下午四点三十分。在那之前，我们把这件事情暂时搁一搁吧。”

当时，我住在坐落在安妮女王大街的自己的寓所里，但在约定的时间之前，我绕道到了贝克大街。四点三十分整，詹姆斯·达默雷爵士到达了。对于他，几乎不需要做什么描述，因为许多人都会记得，他那种热情豪放、率真耿直的性格，那张宽阔整洁的脸庞，特别是那种美妙圆润的说话声音。他那双属于爱尔兰人的灰色眼睛流露出真诚坦率的目光，脸上表情丰富，洋溢着微笑，彰显着舒心悦意的好心情。他那顶闪光透亮的高顶黑色大礼帽，他那件黑色的礼服大衣，确实确实，他身上的每一件东西，从黑绸缎领带上的镶珠别针到锃亮的皮鞋上的淡紫色鞋套，无一不显示着他如何讲究衣着的习性，在这方面他是出了名的。

小小的房间里弥漫着雍容华贵、高山仰止的贵族气派。

“当然啦，我是料定可以见到华生医生的，”他说着，一边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我们需要同华生医生合作，因为吧，福尔摩斯先生，我们这次要打交道的人对于暴力习以为常，而且实际上不讲任何规矩，应该说是全欧洲最最危险的人物。”

“我已经见识过几个对手，这样的桂冠戴在他们头上倒也适得其所，”福尔摩斯面带微笑说，“您不抽烟吗？那么我抽烟斗您不会介意吧？如果您要面对的是个危险人物，比已故莫里亚蒂教授或者健在的塞巴斯蒂安·莫兰上校还更加厉害，那此人还真值得一见。我可以问一声他叫什么名字吗？”

“您听说过格鲁纳男爵吗？”

“您是指那个奥地利杀人犯吗？”

达默雷上校猛然抬起戴着小山羊皮手套的双手，哈哈大笑起来：“什么事情都瞒不过您，福尔摩斯先生！真了不起啊！这么说，您已经认定他是个杀人犯啦？”

“关注欧洲大陆的犯罪现象可是我的职业啊。凡是看过发生在布拉格的事件的人，有谁会对此人的罪行持疑惑态度啊！只是由于一条纯技术上的法律条款和一位见证人的蹊跷死亡，他才侥幸逃脱了！斯普卢根山口那桩所谓的‘意外事故’发生时，我就断定是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毫无疑问，就如同我亲眼看见一样。我还知道，他已经到了英国，而且预感到，他迟早都会惹出点事来给我做。对啦，格鲁纳男爵现在怎么啦？我想不会是那个悲剧又重演了吧？”

“不是，比那个可更加严重啊。惩治犯罪很重要，但防微杜渐更加重要。福尔摩斯先生，目睹一桩可怕的事件发生，一幅惨不忍睹的情景在眼前酝酿着，明明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可又完全无能无力改变它，这是一件残酷的事情啊。一个人处在如此这般的境地，还有什么比



这叫人更加痛苦揪心的吗？”

“恐怕没有。”

“那么为了我所代表的当事人的利益，您会感同身受的。”

“我可没有料到，您只是个中间人。那谁是主顾呢？”

“福尔摩斯先生，我得请求您不要追问这个问题了。我竭尽全力向他保证，他尊贵的名字无论如何都不会牵扯进这件事情当中，这很重要。他的动机极为高尚纯洁，但他不肯披露自己的姓名。不用说，您的酬金一定有保障，而且您完全可以自由行动。我想，当事人的真实姓名不是非常重要吧？”

“很抱歉，”福尔摩斯说，“我习惯于对接手的案件只有一端是个谜团，但若两端都是谜团，这会令我不知所措。詹姆斯爵士，我恐怕不能接下这桩案子。”

我们的客人显得很是局促不安，他热情豪放、表情丰富的面容顿时显得阴郁失望。

“您可能不清楚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福尔摩斯先生，”他说，“您让我置身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因为我可以确信无疑，如果我能够把事实向您和盘托出，那您一定会为自己接手了这桩案件而感到自豪的，可是，我有过承诺，自己不能透露半点事实。至少，让我把能够说出来的说给您听好不好？”

“那先这样吧，不过我有言在先，自己并没有承诺什么。”

“这我理解。首先，您肯定听说过德·梅维尔将军吧？”

“是在开伯尔山口^①战役中功勋卓著的德·梅维尔？没错，我听说过的。”

“他有个女儿名叫维奥莱特·德·梅维尔，青春年少，家境富有，相

① 兴都库什山脉的一个山口，是阿富汗同巴基斯坦之间的交通要道。

貌美丽，多才多艺，是个绝代佳人。我们现在要想方设法从魔爪下拯救出的正是他的这个女儿，一个温柔可爱、天真无邪的姑娘。”

“那就是说，格鲁纳男爵控制住她了？”

“对于一个女人而言，那种控制力是最具杀伤力的——那就是爱。您可能已经听说过了，那家伙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声音优雅。风流倜傥的风度，神秘莫测的气质，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该有怎么样的魅力。据说所有女人都为他倾倒，而他也尽情利用着这样一种优势。”

“但是，这么样的一个男人怎么有可能遇见像维奥莱特·德·梅维尔小姐这样有身份的女子呢？”

“事情缘于一次地中海上乘坐豪华游轮的旅行。游客虽然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但旅费都是自付的。毫无疑问，旅行团的组织者对格鲁纳男爵的真正品性并不是十分了解，但等到知道了之后，已经晚了。这个恶棍黏上了小姐，结果完全彻底地赢得了小姐的芳心。说她爱上了他还不足以表达这个意思。她对他如痴如醉，被他给弄得神不守舍。世界上除了他，压根儿就没有别的任何东西了。她听不进半句对他不利的話。为了根治她疯狂荒唐的行为，能使的手段都使上了，但无济于事。一句话，她提出下个月要同他结婚。由于她已经到了法定年龄，而且还铁了心，真不知道如何才能阻止她。”

“她知道奥地利的那件事吗？”

“老谋深算的魔鬼把他昔日生活中的每一桩社会丑闻都告诉她了，他处心积虑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清白无辜的受害者。她毫无保留地听信了他的说法，别的什么都听不进去。”

“天哪！但很显然，您这不是已经无意中泄露出了您的当事人的名字了吗？毫无疑问就是德·梅维尔将军。”

我们的客人在椅子上坐立不安起来。

“我可以说是这么回事，以此来欺骗您，福尔摩斯先生，但实际情况

不是这么回事。德·梅维尔已是个一蹶不振的人了，那位刚强骁勇的将军已完全被这件事情给弄得垂头丧气了，驰骋在战场上的那种大无畏的勇气已经不见了踪影，成了个反应迟钝、步履蹒跚的老头，在这个聪明睿智、意气风发的奥地利无赖面前，完全不是对手。不过，多年来，我的当事人对将军知根知底，关系密切，是他的挚友，打从姑娘小时候起，就对她怀有一颗父爱之心，对她关怀备至。他不能眼看着悲剧发生而无动于衷，不去设法阻止。苏格兰场对这事无法插手。所以，他建议，来找您出马，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本人不同这桩案件发生瓜葛。我毫不怀疑，福尔摩斯先生，凭着您了不起的能耐，您可以很容易通过我寻找到我的当事人的蛛丝马迹，但是，我得请求您以名誉担保，千万不要这样做，不要捅破这个秘密。”

福尔摩斯神态诡异地露出了微笑。

“我可以保证做到，”福尔摩斯说，“我可以补充一句，您的问题令我感兴趣，我准备接手这桩案子。我怎么同您保持联系？”

“到卡尔顿俱乐部可以找到我。但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拨打私人电话：xx. 31。”

福尔摩斯记下了电话号码，坐了下来，脸上仍洋溢着微笑，记事本摊开着放在膝上。

“请问男爵现在的住址在哪儿？”

“金斯敦附近的弗农宅邸，是座大宅邸。他做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投机勾当，顺风顺水，发了横财，这很自然使他成了个更加危险的对手。”

“他眼下住在家里吗？”

“对。”

“除了您告诉我的情况之外，有关这个人，您还有什么别的情况可以提供给我的吗？”

“他喜好奢华昂贵的物品，对马匹情有独钟，曾有很短一段时间在赫林汉姆打过马球，但后来，布拉格的事件给闹得沸沸扬扬，所以不得不开。他收藏书籍和画作，生来就是个有艺术气质的人。我认为，他是个公认的中国陶瓷权威，还写过一部有关那方面的著作。”

“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啊，”福尔摩斯说，“所有名气大的罪犯都是这样的。我的老朋友查理·皮斯是个小提琴演奏家，温莱特是个不俗的艺术家。我还可以说出很多人。行啊，詹姆斯爵士，您告知您的当事人，我正把心思用到格鲁纳男爵身上啦，别的我就不说了。我本人也有自己的一些情报来源，我可以保证，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办法打开局面的。”

客人离开我们之后，福尔摩斯久久地坐在椅子上，陷入了沉思，所以我觉得，他都忘记有我在身边了。不过，最后，他还是突然回过神来了。

“对啦，华生，你有什么看法？”他问了一声。

“我觉得吧，你最好去见见小姐本人。”

“亲爱的华生啊，如果说她那可怜年老伤心的父亲都无法感动得了她，我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又怎么说服得了她啊？不过，如果别的方面无计可施的话，这个建议倒也不妨值得考虑一下。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得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开始。我倒是觉得，欣韦尔·约翰逊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

我在这些回忆录中还没有机会提到欣韦尔·约翰逊，因为在创作侦探故事时，极少用到我的朋友生涯中后期阶段的材料。在本世纪初的岁月里，他成了个得力的助手。我很遗憾地说，约翰逊一开始出名，是因为他是个非常危险的坏人，并且曾在帕克赫斯特监狱两度服刑。后来，他改过自新了，加盟到了福尔摩斯身边，在伦敦的黑社会里充当福尔摩斯的线人，弄到的信息往往到头来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约翰逊担任的是警方的“眼线”，那他很快就会暴露，但是，由于他所涉及

的案件从来都不直接递交法庭审理，所以他的活动从来就没有被同伙识破过。由于有过两次被判刑的恶名，他可以混迹于伦敦的每一家夜总会、小客栈和赌场，他目光敏锐，头脑灵活，这使得他成了个理想的获取情报的线人。福尔摩斯现在提议要求助的就是他。

我无法密切关注我朋友当时立刻采取的行动，因为我自己业务上有紧迫的事情要处理，但是，我们约定好了当天傍晚在辛普森餐馆同他见面，餐馆面对着熙熙攘攘的斯特兰德大街^①，我们坐在前面窗户旁的一张桌子边上，他告诉了我一些发生的情况。

“约翰逊已经行动了，在四处打探，”福尔摩斯说，“他有可能在黑社会那些暗无天日的角落里寻觅到蛛丝马迹，因为只有在那样的地方，在那犯罪的大本营里，我们才能找到格鲁纳男爵的秘密。”

“但是，如果那位小姐拒不接受已经揭露出的事实，那你发现的新情况又怎么能够使她转变观念呢？”

“谁说得准呢，华生？对于男人而言，女人的心思是个无法解开的谜团。杀人行为或许可以得到容忍或辩解，而更加细微的冒犯倒有可能耿耿于怀。格鲁纳男爵对我说……”

“他对你说话来着！”

“噢，毫无疑问，我没有告诉你我的计划。对啦，华生，我喜爱同我对付的人频频接触，揪住不放，喜欢同他面对面对视，亲眼观察他是什么货色。我对约翰逊做出过吩咐之后，便驱车到了金斯顿，找到了那位态度和蔼、心情愉悦的男爵。”

“他知道你的身份了吗？”

“这事并不难，因为我直截了当就递上了名片。他是个理想的对手，冷漠如冰，声音轻柔，态度镇定，就像是你的一位时髦的顾问，邪恶

① 坐落在伦敦的中西部，与泰晤士河平行，以其旅馆和剧院著称。

狠毒,就像是一条眼镜蛇。他显得很有教养——一个真正的犯罪贵族,外表温文尔雅,像是喝着下午茶,但一切残忍的本性隐藏在后面。没错,我很高兴,人家要我把注意力集中到阿德尔伯特·格鲁纳男爵身上。”

“你说他态度和蔼,心情愉悦?”

“一只逮住了视线中的耗子的猫往往会发着咕噜声来彰显其愉悦心情。某些人彬彬有礼的态度比性情残暴的样子更加可怕。他问候寒暄的方式很有特点。‘我倒是认为,自己迟早是要面对您的,福尔摩斯先生,’他说,‘您已经介入进来了,毫无疑问是应德·梅维尔将军的要求,想方设法要阻止我和他女儿维奥莱特的婚姻。情况就是这样的,对不对?’

“我认可了他的看法。”

“‘尊敬的先生,’他说,‘您这样只会毁了自己的英名。对于这样一件事情,您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您会做些徒劳无益的事情,更不要说会招致危险啦。我强烈地给您一个忠告,还是立刻抽身吧。’

“‘真是奇怪啊,’我回答说,‘但这正是我要给您的忠告呢。我很敬佩您的才智,男爵,我对您的人品也略知一二,但这并不影响我的敬佩之情。让我以君子对君子的方式向您提出这个忠告吧。没有哪个人想要把您过去的事情抖搂出来,弄得您不自在。那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您也到了风平浪静的境地。但是,您若是坚持这门亲事,那可是得罪了一大批人,弄得群起而攻之,因为那些人决不会不管不顾,由着您来的,到头来,您在英国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这样的游戏值得吗?不用说,如果您离开那个姑娘,那是上策。如果把您过去的事情说给她听,那您心里是不会很好受的。’

“男爵的鼻子底下留着两撇用热蜡修整过的小胡子,就像是昆虫短短的触角。他兴致勃勃地听着我说话时,小胡子抖动着,最后轻轻地笑